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夏四月癸丑朔明詔史可法督諸軍渡江入援

先是揚州既設督撫幕僚謂可法曰公督師也調度與諸藩異柰何與彼互分汛地是閣部與藩鎮等也公盍移駐泗州以成居重馭輕之勢乃令應廷吉監參將劉恒祚等督黃日芳渡洪澤湖趣泗州可法謂禮賢館諸生河防勤苦令趣泗重勞乃第其甲乙授通判推知各官特等則贈以路費因留廷吉小飲從容問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不被兵與諸人同獨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予所不解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鎭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客

參將發且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袖中出詔示之曰左兵東矣吾將赴難君言不信則可如君言奈何執手唏噓可法至草鞋夾具疏入告時左兵已敗得旨北兵南向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可法登燕子磯南面哭拜而返

明御史畢十臣疏言孟夏時享太廟陪祀官多不至者

徐鼒曰特書何經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丙辰左良玉兵陷明九江尋死其子夢庚自稱留後經歷彭承恭御司道四明指揮僉事徐可行死之

初袁繼咸聞闖賊南渡令部將郝効忠鄧林奇等守九江[illegible][illegible]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吉安甫登舟而左兵至復

還士民泣言我兵不及十之三激之禍且不測且斂兵入
守繼咸曰入城示之弱不可艮玉抵札岸書來願一握手
爲別繼咸至其舟言及太子事艮玉大哭袖出太子密諭
集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
可負密諭從何來公今以檄行之是仇國也請改爲疏艮
玉不得已約不破城駐軍候旨繼咸歸集諸將城樓涕泣
曰兵諫非正也晉陽之甲春秋所惡我可同亂乎當與諸
君城守以俟朝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者左營暮入縱火
袁營張世勳郝永忠夜半斬門出繼咸冠帶欲自盡黃澍
入泣拜曰甯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
士春亦密白繼咸隱忍到前途王文成之事可成也繼咸

乃止而是時艮玉疾已劇見岸上火起左右曰袁兵燒營自破其城艮玉罵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椎胸歎曰吾負臨侯臨侯臨侯者繼咸字也嘔血數升病遂革召諸將謂曰吾不能報効朝廷諸軍又不甚用吾法度憤懣至此自念二十年來辛苦戮力成就此軍吾歿之後出死力以捍封疆上也守一地以自効次也若散而各走不惟負國且羞吾軍艮玉死不瞑目矣諸將皆哭請刑牲誓後營總兵惠登相嘗欲拔佩刀橫刎上曰我公百年後有不服副元帥號令者齒此劍諸將皆曰諾副元帥謂夢庚也登相因降寇所謂過天星者感艮玉再造力有忠實心艮玉歿後七日軍東下登相率其黑旗軍艘舟行不近岸自紀名而前鋒

中軍大亂所至焚掠登相大詬曰若此則不如我前日爲流賊其如先帥未命何撤其軍返夔庚見黑旗船西上自以擊剿迫之登相相見大慟以夔庚不足共事引其兵絶江而去永春武陵人爲九江衛經歷曰我官雖卑義不可不死大書於壁曰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死節處具衣冠率子女六人赴火死四明於城樓自刎妻史氏妾姚氏偕二子俱投水死可行聞之大呼曰我武臣亦有人哉入告其母汪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卽投於井妻鄒氏子婦陳氏繼之可行於屏間大書曰世受國恩闔門殉節投筆北向拜自縊於望京門之城樓又有德化民孫大華者憤左兵肆掠殺一兵衆大譟繼咸不得已命究殺兵者一市譁

駭大華曰我何惜一死以安衆挺身就法事遂解論者比之顏佩韋五人云

徐鼒曰不曰明左良玉陷九江而曰左良玉陷明九江何絕之於明也夫吾詳觀良玉本末驕恣則有之并有蘇峻侯景背逆之心也暱近匪人包荒悍將身陷大罪涕泣無從亦已晚矣若惡登相者所云傭中佼佼歟

左夢庚陷明湖口主簿成啓死之

啓字伯佑應天人以貢生官湖口縣主簿公服坐於庭亂兵擁至叱之曰國家養汝以靖亂乃反為亂耶兵索金復叱之曰吾寒官也何金可索遂見殺

丁巳左夢庚陷明建德戊午陷明彭澤

己未左夢庚陷明東流南京戒嚴

以公侯分守長安諸門及都城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

三鎭兵入衛左兵逼士英等羅拜得功櫬前得功曰吾受

國厚恩臨事致身分也何勞公等重禮乎

明命阮大鋮率兵會朱大典巡防上江

徐鼒曰特書何爲金華失守張本也

庚申明降賊臣光時亨周鍾武愫伏誅攷曰南都甲乙紀以爲辛酉事

論三法司附逆一案光時亨周鍾武愫三人即處決其餘

擬斬者戍雲南金齒擬絞者戍廣西邊衞徒流以下杖爲

民

徐鼒曰周鑣雷縯祚亦於是日死何以不書曰無罪也

辛酉我

大清兵自歸德分道南下明總兵李成棟遁遂入徐州

我兵分趨亳州碭山成棟率所部遁初南中有胡蘄忠者無賴子也以條陳軍事留史可法幕下許定國之變徐沛爲畏途胡挺身請往可法大喜委署徐州事及成棟南走胡與劉姓者渡河降請速渡黃河我豫王至河口見水光接天波濤洶湧大駭謂爲閒諜欲殺之二人請留營中徐州果有備就戮未晚從之則波靜風恬萬騎瞬息而渡

壬戌明黃斌卿敗左夢庚於銅陵

黃得功兵至江上住荻港馬士英言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催大鋮等進發是日斌卿等敗左兵

於劉陵之灰河明日復沈其船三十艘詔賜諸將銀幣時黔士兵四集軍勢稍振然淮南由是單弱我兵乘之遂攻解

明封常澄為襄王

崇禎十四年獻賊破襄陽襄王遇害至是以常澄襲封寄居汀州故門明史世表云寄居九江府

乙丑左夢庚陷明安慶是日我

大清兵取明泗州丙寅渡淮史可法退保揚州

初可法連章告急謂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未敢與君父為難北兵一至則宗社可虞遣書馬士英乞選將添兵士英不應我兵既克潁州諸將望風降劉澤清劉良佐以

入衛爲辭避而南下可法至天長檄召諸將救盱眙甲騎先進忽報盱眙已降援將侯方巖（攷日亦作嚴）全軍敗沒兼行抵泗州守將李遇春已舉城叛可法一日夜冒雨奔回揚州尚未食而城中閧傳許定國領大兵至欲盡殲高氏以絕寃對夜五鼓高兵斬關奔泰州牲畜用栿爲之一空戊辰監餉郎中黃日芳檄川將胡尚友韓尚良領所部駐茱萸灣應廷吉帥移泗諸軍屯瓦窯鋪以爲犄角己巳主事何剛以忠貫營兵來會方午食而北哨突至尉毀廷吉家丁衆大駭川將遇之斬七級會南風大作諸將復退屯邵伯湖

丁卯明福王選淑女於元輝殿

錢謙益奏選到淑女命於十五日親選於元暉殿京選七十人中阮姓女一人浙選五十人中王姓女一人又周書辦自獻女二人五月辛卯清晨傳旨放還母家蓋是夕將出狩也

徐鼒曰天塹兵渡歌席未終晉陽城摧獵圍再殺亡國之主千古一轍特書以傷之也

明命潞王常淓移駐湖州周王恭枵魯王以海移駐江西廣東

常淓之初至杭州也海甯百姓訴鄉官陳之遴於撫按常淓偶與衆官語及之之遴懼旣起翰林原官偕被逐之巡按御史彭遇颽入對言定策之初大臣意在潞王省曾非

所宜居常涉亦避嫌自請僻靜一郡乃移之湖州並命周

魯二王移駐江西廣東

己巳明以劉洪起為提督汝甯開封等處援勦總兵官

時河南盡失而洪起獨支於光黃之間

徐鼒曰特書何嘉之也

明改王永吉總督防河兼巡撫鳳淮廬三府錢繼登兼撫揚州

以繼登撫揚召田仰回部繼登辭乃命永吉並撫揚州

左夢庚犯明池州詔暴良玉罪狀

時馬士英請亟禦良玉而大理寺卿姚思孝工科吳希哲

請備淮揚王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應興兵然看他本上

原不會反今宜守淮揚士英指諸臣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我君臣甯死於

清不可死良玉手瞋目大呼有議守淮者斬王亦無如何自是北守愈疏矣

明鄭鴻逵奏破高營潰兵於江中

高營兵乘汛奔瓜州掠民舟渡江王命楊文驄鄭鴻逵凡逃兵南渡用礮打回不許過江一步鴻逵矢石俱發殲萬人潰兵進退無所遂降於我

大清

辛未我

大清兵圍揚州明史可法督衆拒守

時我兵自亳州陸路至揚州城內兵能戰者少可法乃閉門堅守檄各鎮赴援無一至者

癸酉明下兵科給事中吳适於獄

适疏參弁文殺縱兵譁掠致建德東流摧陷方國安於銅陵南陵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遭此塗炭蔡奕琛票旨切責謂适巧爲左良玉出脫下之獄御史張孫振言适爲東林嫡派復祉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會南都亡适乃遯去先是御史左光先按浙會薦蔡奕琛案适爲司理奕琛銜之故以東陽事逮光先而並及於适云（攷曰繹史勘本云大兵逼揚州适至兵部問防江守禦計職方王坍拜曰長江之險北軍豈能飛渡當是一時亦）

明劉澤清大掠淮安尋降於我

大清

初高傑死澤清與得功良佐謀分其衆朝議不許乃於其

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以鐘鼓美人充之間左兵起托

名勤王大掠而東我豫親王圖揚州命都統準塔分兵趨

淮安澤清率總兵馬化豹等迎降順治五年以謀叛誅

明以霍達巡撫蘇淞

達陝西武功人闖賊之陷陽和也達以監軍逃至是以御

史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淞未之任而南都亡後

仕

大清為工部尚書

丁丑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太傅兵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北兵初以大礮未至屯班竹園劉肇基請乘北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謂銳氣不可輕試宜養全鋒以待其斃北兵以紅夷礮攻城鉛彈大者如罍堞隳不能修以大袋沈泥塡之我豫王命降將李遇春持檄抵城下招可法可法數其罪遇春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也可法趣矢射之復令鄉民持書至守者引之見可法撻守者人與書俱投於水豫王愈欲生致之歷諸軍旂受攻既知其不可攻始急而總兵李棲鳳監軍道高岐鳳已有異志以危詞劫可法可法正色拒之曰此我死所也公等何爲

欲富貴者各自便也二人夜拔營偕川將胡尙友韓尙良北去城中勢益孤可法乃爲書辭其母及妻與伯叔兄弟呼部將史德威訣曰我無子汝爲我嗣以奉吾母我不負國汝毋負我我死當葬我於高皇帝側其或不能梅花嶺可也卽擐甲登埤忽報黃蜚兵到開門迎入則反戈殺人始知爲我兵所紿巨礮摧西北隅崩聲如雷城遂陷可法自刎不殊莊子固許謹共抱持之亂兵至擁之下城而謹與子固已中飛矢死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衆執赴新城樓上豫王勸之降可法厲聲曰吾意早決城亡與亡乃就刑豫王命釋史德威以保忠臣之後德威覓屍不可辨招魂葬之梅花嶺下攷曰繹史勘本曰史公殉節後或曰公如姚平仲故事跨白騾去或曰縱

城走自沈諸江或曰城破執至大營留三日不屈殺之後得揚遇蕃安珠護史德威之所述而後知公之授命即於城破之日也楊遇蕃見閣部遺文王源序安珠護見前同季野集史德威見黎士宏書揚州殉難事詳見勘本

死者文臣十二人督撫衛允文赴水死在籍兵部右侍郎張伯鯨與當事分城守奪北兵佩刀自刎妻韓氏子婦郝氏俱從死攷曰明史稾謂伯鯨自經死繹史謂被數創死妻楊氏從死今從杜于皇茶村集張侍郎傳參軍庶吉士吳爾壎爾壎故降賊南歸以可法請從軍贖罪斷一指畀友人祝淵寄其家曰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也分守新城投井死主事何剛初以訓練水師隸可法甚相得既馬士英惡之出知遵義府未赴而北兵至佐城守投井死知府任民育濟甯人緋衣端坐堂上見殺闔家投井死同知曲從直遼東人王纘爵鄞人知縣周志畏亦鄞

人志畏年少任氣與高營將士不協求解職可法以新喻羅伏龍代之甫三日而北兵至可法命新舊分門守一城城破兩家全遇害兩淮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監餉知縣吳道正餘姚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訓導李自明嘉興人幕客十九人可攷者六人歲貢長洲盧渭死於鈔關河崑山歸昭死於西門書記顧起龍龔之厚陸曉唐經世餘十三人名佚武臣最著者都督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方可法檄諸將入援獨肇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既請戰不從乃分守北門發礮傷北兵甚衆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一軍皆歿副將乙邦才青州人自刎死馬應魁貴池人每戰披白甲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

巷戰死莊子固遼東人以壯士七百人與屯徐州鬪揚州被圍馳三日而至與參將許謹擁可法出城格鬬中矢俱死又有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王思誠（攷曰青燐屑作汪一誠）參將陶國祚（攷曰青燐屑作陶匡明蓋其字也）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十三人俱巷戰死

揚州士民死者屍凡八十餘萬其以死節列名史冊者諸生高孝纘書衣襟曰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自經學宮死王士琇設莊烈帝位號哭拜與其弟自縊死王纘王績王續昆季三人沈水死武生戴之藩義勇張有德醫士陳天拔畫士陸榆市民馮應昌舟子劉某俱死又有可法家人史書者從可法死焉（攷曰以上參明史繹史按劉寶楠大令揚

州殉節錄所紀極詳兼南歸後失其書俟他日更攷焉

臣鼎曰予讀王氏揚州十日記言可法抑萬里長城之責得功而用狠子野心之高傑至謂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鄰也此蓋書生率意妄語無足論也夫得功與傑之優劣愚夫婦皆知之豈可法反茫然莫辨哉得功誠萬人敵而兵微將寡難抗大敵高傑擁十三總兵之衆所部皆西北人傑驁抗不能爲人下抑之則亂不可止馭之以爵賞感之以忠悃優而柔之使遷善悔過而爲我用此則化強暴爲忠義之微權也然則同席聯賈寇之歡舞盾釋甘凌之怨以得功之豪傑可法胡不能釋二憾哉夫賈寇甘凌於仇怨外非別有可貪之利而攘臂相爭也故可釋憾杯酒

間得功與傑皆有利揚州之心高固眈眈虎視黃亦未忘
於懷此其勢如唐藩鎮之不相下非可以酒食談笑解矣
向使甯南無晉陽之師睢州無伏甲之亨諸鎮協和人人
如渡河之高傑成敗未可知也天命已去人謀胡臧以武
鄉侯之賢無遺策而孟達死馬謖敗魏延楊儀爭且亂彼
耳食者何知哉予悲可法之孤忠亮節故辨論者之惑而
撫書史八夫人事以見忠烈一門之盛焉史八夫人者姓
李氏可法妻妹弟可則妻也可則早卒可法殉難後李氏
與可法母妻居金陵而四方起兵者往往冒可法名以號
召有營城某稱史閣部掠廟灣入淮浦官拘可法眷屬繫
之一武弁自言破揚時手刃史公此假竊名字者乃得釋

居久之有浙人厲韶伯者嘗入可法幕貌相類復冒可法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無爲州揭諷之召可法母妻暨李氏識認始吐實而李氏有國色以公堂爲衆所窺有聶三者將媚少宰某強委禽焉拒之不聽須臾一婢捧黑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恣君所爲聶視之則血淋漓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聶大駭躍馬去

戊寅明福王召對羣臣

王問羣臣遷都計錢謙益力言不可士英召點兵千二百八人城駐雞鳴山以六百人赴楊文驄軍時揚州失守舉朝惶惶而大學士王鐸猶請講期

王師謀渡老鸛河龍潭驛探卒報我軍編木筏乘風而下江中

礮壞京口城四垛無何文驄令箭至則云城下礮火從後發自震壞頹垣半垛連發三礮江筏粉碎矣士英笞驛卒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夜有書長安門者曰福人沈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謅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

五月壬午朔明以李彬巡撫河南

明移惠王常潤居嘉興

癸未明黃得功敗左夢庚於板子磯夢庚偕御史黃澍降於我

大清劫九江總督袁繼咸北去

夢庚兵至池州間

王師已破泗州逼儀徵繼咸勸夢庚旋師不聽而與黃澍遣人

輸款繼咸遣人語部將鄧林奇汪碩畫李士元等毋爲不忠事林奇等避湖中遣逆繼咸而繼咸爲郝效忠所紿赴其軍行及湖口劫之北去見豫王長揖不拜爲設宴不飲亦不言舟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瀨覺而解之絕粒八日至艮鄉歎曰此謝疊山盡節處也又縊左右又解之八月至京師

丙戌明福王不視朝

是日端午百官入賀王以演劇未暇視朝也

明封黃得功爲靖國公

遣太監王肇基往勞得功軍進阮大鋮朱大典太子太保諸將各升蔭有差

明分蘇淞常鎮爲一巡撫以楊文驄巡撫常鎮兼轄揚州沿海等處

戊子明集百官議事是日晝晦大風雨

士英與韓贊周盧九德議令各門下關辰開午閉是日集清議堂議事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奕琛陳于鼎張捷陳盟張有譽錢謙益李喬李沾唐世濟楊維垣秦鏞張孫振錢增趙之龍各竊竊偶語百官不得與惟聞李喬唐世濟曰便降志辱身亦說不得了有叩諸大僚者曰信雖急不妨益密議藉之龍納款於我

大清也是日風雨晝晦人心洶洶

徐鼒曰先議事於晝晦何與耶甲申正月朔先書朝班亂而

後書風霾之例也諸臣之白晝鬼域其陰邪之氣足以召
之矣
己丑夜大霧我
大清兵渡江庚寅明援師悉潰僉事楊文驄奔蘇州總兵鄭鴻
逵鄭彩以舟師遁入海我兵遂取鎮江
王師取瓜州門欄卓椅結大筏燃燈燭施號礮亂流而下南岸
以爲北騎渡江也礮石擊之日奏捷轅門鼓角震天京口
民牛酒犒勞歡舞騰發而
王師從坎墪橋狹流輕舟飛渡黎明升高阜設亭幛擊鼓吹螺
大隊開閘放舟蔽江而南諸軍始覺倉皇列陣甘露寺鐵
騎衝之悉潰文驄走蘇州鴻逵與彩等以舟師入海走福

建

辛卯明福王出奔太平

是日都中各城閉門內官韓贊周曰兵單力弱守和無一可者不若親征濟則可以保社稷不濟亦可以全身王不聽集梨園子弟雜坐酣飲漏二鼓與內官數十人跨馬出通濟門（攷日編年云出聚寶門）贊周從之文武百官無知者宮娥女優雜沓西華門外昧爽城中大亂逃之能出示安民有此土已致

天清爾民不必驚惶從避之語（攷日本某氏江南聞見錄諸書俱云王奔太后按太后乃馬士英挾之出奔不與王同出城或謂士英乃詭稱其母爲太后亂離倉卒傳聞異詞莫辨真偽存疑可也）

壬辰明馬士英奉太后出奔

士英以黔兵四百人爲衛聲稱護太后錢謙益肩輿過之士英小帽窄衫拱手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節矣躍馬出門隨行婦女皆急裝士英居西華門外其子馬錫居北門橋百姓焚掠一空有瑪瑙圍屏諸寶雜嵌碎而分之次及阮大鋮家歌姬甚盛一時星散

明南京士民出北來太子於獄

是日午刻有趙監生率百姓千餘人擒王鐸到中城獄毆之鬚髮俱盡擁太子上馬入西華門又擁至西宮取優人網巾冠登武英殿羣呼萬歲百官亦間有至者硃標黃紙張之皇城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其甘苦胡天不祚慘離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恥泣㝷小子分宜殉國

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非易忍垢匿避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至攖桎梏予雖幽城獄每念先帝無一日不痛絕也今福王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億萬蒼生之性命何況予小子將懸請勳舊文武助予振烈扶此顛沛何期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目見宮殿披靡踧踖不勝悲涕身負重冤豈稱尊南面之日乎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越二日太子令稱王鐸爲大學士出方拱乾高夢箕於獄並爲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逃文

武會議迎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欵使北歸將何辭以善後有雲間貢生徐瑜蕭某謁之龍請奉太子即位之龍叱而斬之入宮挾之出洪武門我豫王禮之甚厚衣以錦紫袍謂衆曰真假不能辨俟北歸明之南略日本江南聞見錄

癸巳明福王奔蕪湖遂如黃得功營以揚州府同知李繼成巡撫安慶命阮大鋮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督師

先是劉孔昭斬關遁入太平王至閉門不納乃奔蕪湖而總兵黃斌卿已遁王匿得功麾下總兵翁之琪舟中往就得功營得功方收兵蕪湖見王驀然入大駭失色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負陛下也無已願効死時

大鋮大典方國安謁王於旅次王命以閣銜督師倉卒無寶以一幅紙書官銜姓名而已

乙未我大清兵駐郊壇門明忻城伯趙之龍魏國公徐允爵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迎降

王師自丹陽趨句容乙未夜前隊至郊壇門之龍謙益各輿圖冊籍冒雨淋漓搴裳跪道旁豫王命謙益入清宮禁謙益引我

大清官二員騎五百自洪武門入謙益忽向闕四拜下淚衆怪之謙益曰我痛惜太祖三百年王業一旦廢墜也北兵有嘆息者

丙申我
大清豫親王多鐸入南京明勳戚文武降刑部尚書高倬等死
之
是日大開洪武門趙之龍徐允爵率保國公朱國弼隆平
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甯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
安遠侯柳祚昌永昌侯徐宏爵定遠侯鄧文郁項城伯常
應俊大興伯鄒存義甯晉伯劉允極南和伯方一元東甯
伯焦夢熊洛中伯黃九鼎成安伯郭永祚駙馬齊贊元文
臣自王鐸錢謙益外大學士蔡奕琛侍郎朱之臣梁雲構
都御史李喬皆迎降其翰詹科道部寺官不可勝紀有事
可紀者見

國史貳臣傳豫王嘉之龍保城功賜金鐙銀鞍馬貂裘八寶帽
設牛酒席命之龍位朱國弼上越日之龍集梨園數百人
長筵廣樂迎豫王南面坐椎牛釃酒大饗將士酒未半忽
報廣昌伯劉良佐以兵至南門外豫王命三百人往迎之
良佐解甲歸命且請擒福王自効諸勳臣武將先後薙髮
時豫王示城中有薙武不薙文薙兵不薙民之語而李喬
以總憲獨薙頭易服豫王詈其無恥其後薙髮令下而故
臣遺老之逆命抗拒勞
王師者十有餘歲
欽定勝朝殉節錄所載至數十百人大都疏逖微賤之臣且有
未受一命之榮而之死靡他者而南都之公侯世胄台閣

大臣反覥然人面而不之恥亦可慨矣然其皭然不滓於汚泥之中者固大有人其得罪清議而託於一死以自蓋者論者亦恕而予之別白書之以告論世焉大員則刑部尚書高倬自經死工部尚書何應瑞（攷曰補遺作何瑞徵誤也說見前）自縊不死復自刎爲其子所持終事不可考吏部尚書張捷微行至雞鳴寺以佛幡自縊死或曰捷聞百姓毆王鐸懼禍及自裁也左副都御史楊維垣偕其妾朱氏孔氏自縊死或曰維垣歷二妾死置三棺中題楊某之柩而竄其下夜遁至秣陵關爲怨家所殺也五品以下及士民可紀者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甲戌進士以知縣補國子監助教歷升郎中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庫成

治畚夯殿之之龍走兔聞豫王命百官謁見冥往午歸成
治慨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無一忠義以報朝廷耶題壁
曰鍾山之氣赫赫洋洋歸於帝側保此冠裳自縊死禮部
主事黃端伯字元公崇禎戊辰進士好釋氏學以推官治
行報最入京與益王相訐候勘端伯避居廬山南都立姜
曰廣薦起之授禮部儀制司主事百官迎降端伯不赴邏
之書一帖與之曰大明忠臣黃端伯豫王命縶之去抗不
屈繫獄四月臨刑絕命詩曰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一
卒左刃之手顫棄刀走一卒右刃之亦然端伯厲聲曰吾
心不死頭不可斷盡刺吾心如之而絕一僕拱立不去亦
見殺戶部主事吳嘉允字繩如華亭人天啓甲子舉人以

主事管新餉奉使至丹陽聞變馳還止城外報恩寺上書求存明社稷不報冠服自縊於方孝孺祠一僕亦自殺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崇禎癸未進士遺書戒其子善事祖母衣冠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嘗學歷法於大學士徐光啓曰吾不死他日何以見徐公哉自經於天主堂國子監生吳可箕題詩衣襟自縊於雞鳴山之關壯繆祠武舉黃金璽題壁自經死布衣陳士達投水死（攷曰南畧載同死者有光祿卿葛徵奇戶部郎中劉光[illegible]禮部郎中劉萬春中書舍人陳爔此於事無可徵附志之以俟攷焉）以上皆同時殉節而四方之聞南都事先後殉節者國子監丞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調國子監丞未赴南都起爲祠

祭司員外亦不就聞變絕粒死（攷曰見史外）孝陵參將杜學伸東陽人入里中天甯寺死諸生則六合馬純仁字范二聞薙髮令下題橋柱曰與死乃心甯死厥身一時迂事千古完人沈河死無錫殷紹賢字與揚題壁書守義全歸字與妾張氏對經死邳州監生王台輔自視其廪曰此吾所樹當盡此粟盡北嚮號拜自縊死如皋布衣許德溥刺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字於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被逮論死又有姓氏不可傳者則虎邱儒士聞南都破儒冠襴衫躍虎邱劍池死常州石生鬻畫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文淢壩有賣柴人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河死五牧有畜鴨鳥符叟以薙髮自經死元妙觀前有賣麪人夫婦對

經死邳州石樓寺僧見王台輔集觀朋哭祭就縊手持一麻鞭指之曰此常事惡用是矜張爲未幾自經死而在南都死最奇者則投秦淮河之馮小瑞題詩百川橋之乞兒也詩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致曰以上本南畧及勝朝殉節錄

臣鼒曰予敘南都失守事始以趙之龍徐允爵王鐸錢謙益之跪降而終以小瑞乞兒之殉節不禁廢書歎也孟子曰人性皆善又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之龍輩獨無是心而小瑞乞兒賦於天者獨厚哉之龍允爵陷溺富貴聲色之中而鐸與謙益又以聲華炫俗脂韋取容旦暮猶亡之久而天良遂澌滅於無何有之鄉其初心豈若是哉彼

小瑶乞兒者其羞惡固以小瑶乞兒全也自陳龍正以下
皆死南都難者也例得附書其非一時事者則各於其事
著之文震亨顧所受之類是也

明劉孔昭掠舟入海

孔昭自太平掠舟順流而東入常熟詭言起義僉都御史
霍達招之不應滿載白糧入海

癸卯明叛將劉良佐率兵追福王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
功死之總兵田雄馬得功劫福王以叛降於我
大清
王將幸杭州命朱大典方國安以部兵先發都督杜宏域
扈從得功斷後未行而追兵至得功時傷臂幾墮衣葛衣

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總兵迎敵忽劉良佐大呼岸上招之降得功怒裂眥罵曰汝其降乎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得功知不可爲呼良佐曰花馬兒負將軍男子豈爲不義屈不濟命也擲刀拾所拔箭刺喉死其妻某氏沈軍資於江自刎死良佐麾軍劫其營將士倉卒謀渡而浮橋鐵鎖忽斷中軍翁之琪投江死左協總兵田雄人王舟負王與右協總兵馬得功出降雄之負王也王嚙其背成人面瘡至康熙二年以瘡死馬得功兩目赤臨陣輒大聲呼衆號爲馬叫喚亦以是年爲鄭經所殺

丙午明叛將劉良佐挾福王由崧至南京

由崧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帕衣藍布衣油扇掩面百姓

夾路唾罵投瓦礫見豫王叩頭豫王宴之靈璧侯府坐由崧於北來太子下問之曰汝先帝自有子擅自稱尊逃難遠來輾轉磨滅之何爲由崧不答豫王又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便走自主之邪抑人教之邪由崧汗浹背俯首無言終席拘於江甯縣攷日本江南聞見錄

降臣趙之龍錢謙益爲我

大清傳檄四方諭令降順

檄曰自遼金元以來由沙漠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代無道靡不棄好而搆釁問罪以稱兵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陵侮義逐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先帝不寘日之仇雪恥除凶高出千古如

大清者乎有肅清京闕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臣子獄
中之哀痛如
大清者乎有護持我累朝陵寢修復我十廟宗祧優卹其諸藩
安輯其殘黎擢用其遺臣舉行其舊政恩深誼崇義盡仁
至如
大清者乎權奸當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嗣而不答詞繼遣陳
洪範而不報命然後興師問罪猶且頓兵不進紆迴淮泗
以待一介之來自古未有以仁以禮雍容揖讓如
大清者也助信佑順天與人歸渡大江而風伯効靈入金陵而
天日開朗千軍萬馬寂無人聲白叟黃童聚於街市三代
之師於斯見之靖南覆轍誰為一旅之師救主挾歸湖崇

三恪之禮凡我藩鎭督鎭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爲大丈夫以之自決也幸三思而早圖之謂予不信有如皎日乙酉五月南京文武諸臣趙之龍等謹白相傳以爲錢謙益筆也

臣鼒曰子雲著書百萬言有劇秦之論嗣宗一醉六十日進勸晉之箋爲之左袒者曰寓諷曰避禍後之讀謙益文者將何說以解之邪休文見怒於梁陶穀不顯於宋有以哉

明馬士英殺知廣德州趙景和遂挾太后奔杭州

士英渡江由蕪湖逕廣德將入浙知州趙景和曰彼不奉

君而奉母后詐也閉門堅拒士英攻破之殺景和汪道亨
安吉知州黃翼聖肅迎道左浙撫張秉貞檄問眞僞翼聖
曰閣部旣具眞恐太后亦非僞乃備法駕以總兵府爲行宮
太后服赭一紫衣宮女侍潞王及官吏士民入見傳命召
用在籍諸臣江北巡按彭遇颽適奔至命以僉都御史莅
兵兩浙尋劉宗周熊汝霖入朝痛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
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不數日阮大鋮朱大典方國安俱
踉蹌至則黃得功兵敗已死福王已就禽禮部尚書黃道
周奉祀禹陵在杭抗疏曰大臣倖從早夜圖維震陛承歡
起居定省何至三輔遠於六飛龍車遙於鳳輦關關戒道
險阻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愆黔黎之巨創也自五月十一

日至今越二旬矣士林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自
衛迎愬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黃得功軍中士英誠
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不臣之心不知而託言之
則罔上苟偷神人所共憤也太后覽表欲獻忽報
王師至江陰進兵嘉湖士英復以黔兵挾太后至紹興原任九
江僉事王思任疏曰戰鬭之氣發於忠憤忠憤之心發於
廉恥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主上寬仁有餘而
剛斷不足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
之上嗜飲則進醞醁上悅色則獻淫妖上喜音則貢優鮑
上好玩則奉古董巧卸疆場之事於史可法而又心忌其
成功招集無賴貢官鬻爵門下狐狗服錦橫行朝廷篤信

之以至於斯也今事急矣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不當邑邪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絕酒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之詔以昭悔悟則人心士氣猶可復振也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某素欽慕即當國破衆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氣驕腹滿政本自由不請戰守之事只知貪賄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

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尚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冀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汚之區也某當先赴伍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死不賭𡍭閣下以國法處之則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引領以待鉏麑士英愧憤不能答也劉宗周言於分守寧紹台道于穎曰非斬士英無以收既潰之人心穎[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宗周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發兵相乃止或曰士英所挾之太后僞也

王師入皇城時太后微服雜宮女逸出宏光帝之拘於江甯縣也與太后暨妃金氏共居一室北上至淮太后乘間墮水死

我大淸兵追闖賊大破之闖賊走死

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率衆東下城虛無人自成與其妻高氏李錦李過高必正偕諸將田見秀袁宗第劉體純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萬才等猶從之衆尚數十萬分爲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爲瑞符縣設僞官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槍盡折又迷爲

王師所殲自成益疑懼一夕拔營起謀踞湖南命其四十八部先發而自以二十騎殿趨通山之九宮山鄉兵遇之亂刃交加死

攷曰自成之死傳者異詞明季遺聞云病死羅公山南略引他書云自成聞何騰蛟兵將至時駐黔陽二十里外入山閱預要害見羅公山險峻而高大遂分結三大營於其下為久駐黔陽計但兵餉只兩月支命劉宗堯往豫楚界劫糧辛思忠楊彥往湖廣沿江州縣劫糧一夕方寢驚起夢遂得疾死李過以帝禮葬之紀事本末云闖出拔帑為田夫所逐陷淖中剖其首獻何騰蛟綏寇紀略云自成謀取宜欲則陝[illegible]咸也乃只酉月二十丙日改由金牛保定走延甯蒲圻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自成合嚴兵行無敢返顧者過家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器械捍衛闖井自成北以二十騎殺嚮之止山下而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咽若有物爭之遂不起鄉人疑為劫盜荷鋤碎其首既斃而腰下有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驚遂去二十騎訝久不出頭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血肉齒分矣面府處初新志引欲縣江豈三闖賊之[illegible]呼史持通[illegible]罪公山明史載通城九宮山今拔羅公山[illegible]自[illegible]高得通城詐則史之九宮山又在通山因通城有[illegible]所孫殺後言自成實竄澧州故老云自成由公安奔

澀其下多叛亡至滸化界隨十餘騎走牯牛嶺復乘騾去獨竄石門之夾山為僧今其墳尚在之拉昱又六親至夾山見寺旁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寺有遺像高顙深頤鴟目蝎鼻狀貌猙獰與明史所載相同徧問寺僧一老僧年七十餘云和尚順治初入寺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其自號奉天玉和尚蓋自成初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又自號新順王自寓加黠以譌之云云鼎侯為僧事同無足據而辨羅成九宮之諉則確係無疑至行懲泰謂割首級獻何騰蛟尤屬妄誕今撥騰蛟逆闖伏誅說云為闖死確有實據闖級未敢扶同譚具實同奏事闖男實強闖賊實眾何以死於九宮山圍祿之乎誠有其故闖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叙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請為皇上陳之臣自遣左發投身江濤遇投得生稱闖逆知左兵南逞勢必竄楚飛撤道臣等聯絡鄰勇以待闖逆居鄂兩山忍弁風驟起對面不見閱心鋒疑懼　淌之蹤其後也即賊營而上其意欲追臣盤踞湖南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為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於亂刃之下相隨為參將張變喜僅得馳馬先逸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爵歲翁被鄉民殺死二十人騎無一存者賊滿營衆哭夾臣撫劉體仁郝搖旗於湘陰撫袁宗第藺養臣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於新牆無不衆口同詞營內有臣晉隊行治之于衿氓隸亦無不衆口同詞也崩後大行勦撫道阻音

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使鄉兵知其爲闖氣反不壯未必遂能翦滅同奏委無一毫與飾云云按騰蛟親得之闖山賊部將口述衆口同詞自可憑信今據定爲通山之九宮山王明史謂自成死於秋之九月則又大誤東華錄載是年閏六月英親王奏自成爲邨民所困自縊死足朽莫辨安得爲九月事怡曝堂集鳴虹筆記殺寇紀畧俱云四月事又殺寇紀畧載金聲桓刺死王體中事畧云賊將白旺守德安兵甚強且有紀律自成之敗惟旺一軍完且堅取各寨俱服而德安城堅謀守之不旬大自戕強之始行有王體中者奇士在旺軍中自成死旺軍亂藉中乘便刺殺旺擁其衆以降與金聲桓同定江西兩不皆藉以金結其左右王得仁誘體中至都察院殺之此乙酉七月二十九日事也而體中之殺自旺事又在前是自成之死在四五月間也無疑今故附書於五月末

明監軍副使楊文驄殺降臣黃家鼒於蘇州

黃家鼒者趙之龍之私人也以鴻臚寺序班躐升少卿我豫親王入南都命家鼒爲安撫使持檄至蘇州巡撫霍達遁按周元泰以下皆逃適文驄率黔兵五百自鎮江南來

過蘇太監李輔國亦至出不意執家奴數其罪誅之其同
黨周荃聞風逃荃錢謙益之門客也

六月我

大清兵取蘇州明副使楊文驄走處州任籍前詹事府少詹事
徐汧中書舍人文震亨諸生顧所受等死之

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
討累遷右庶子充日講官尋奉使江西封益藩使道旋里
周延儒之再相也招之不應久之始行抵鎮江聞京師陷
一慟幾絶汧雅好交遊畜聲伎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
都起少詹事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固辭移
書當事言今日賢奸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不

化在諸君以君民爲心以職掌爲務耳其忠君愛民清白乃心者君子也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君子也否則小人執此爲衡流品明辨敘當矣豈必人挾異同哉先帝十七年之中憂勤乾惕有如一日卒使海內鼎沸社稷邱墟良由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不爲君民不念職掌乃至朕觀主上委身寇仇豈不痛哉禍及君國身亦隨之然則朋黨相傾亦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人思危懼宜戒前事勿蹈覆轍尊耿介特立之人尚悃愊無華之士並建賢哲明試以功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撑傾側者也既就職即陳時政七事曰辨人才課職業敦實恭勵廉恥核名實納忠讜破情面復惓惓以化恩讎去偏黨爲言安

遠侯柳祚昌希馬阮指疏攻之言前者潞藩在京口淅朝服以謁自恃宗林巨魁與復社諸奸張采華允成楊廷樞顧杲等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爲何語乞置於理草上與不欲興大獄寢其奏南都亡作書戒其二子曰國事不支吾死追矣出居邨舍聞蘇州不守夜自縊僕救之甦其友朱薇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淅曰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於閏六月十一日肅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橋下死一老僕殉之震亨字啟美震孟弟也以善琴供奉宮中書舍人聞薙髮令下投河死所受長洲諸生賦詩效川詩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前世界不勝悲貲衾死向宮牆地絕使忠魂乘濁渠自縊學宮遇救乃赴水

死又有殷獻臣者亦諸生見家人有薙髮者慟死攷曰獻臣事見聖安本紀附錄他書不載

我

大清兵至杭州明潞王常淓迎撫張秉貞降前大學士高宏圖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江蘇巡撫祁彪佳等死之

時潞王在杭州諸臣有請王監國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終不受蓋已與張秉貞陳洪範決計迎款矣我貝勒博洛等至杭州王開門率衆降士英與國安等走錢塘距城十里立營

王師追擊之斬首五百級高宏圖之在紹興也日惟一餐而乞浙撫兩浙劉宗周熊汝霖前發紹木營兵衣糧士非守要

曰天之喪明若穡夫徒苦江東父老何益吾讐之熟矣迺託其子於門客海昌談遷逃會稽之竹園寺絕粒死宗周偕義既知不可爲慟哭曰此吾正命之時也門人張應煜曰此降城也非先生死所宗周瞿然出城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身在田間留以俟後王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世豈有逃生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辭墓躍入西洋港水淺不死舟人扶出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以閏六月八日死貝勒以書幣聘彪佳不受因紿其妻商氏曰此非辭命所能卻當身至杭辭以疾或得歸耳家人信之不爲意閏六月

四日出雲門山至寓園與其友祁山人飲至夜分攜燭書
几上曰某月日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殮我投梅花閣
前淺水中端坐死先後同死者陸培字鯉庭仁和人崇禎
庚辰進士不謁選南都授行人聞潞王降慟哭攜家避橫
山之桐嶺過訣其友人陳廷會陳曰君職行人無守土責
且天下事未可知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嘆曰儒乃事之
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者矣子不見北都某某乎妻陳氏
晝夜防之一日紿妻他往鍵戶自經或破壁救之甦培大
恨曰柰何苦我夜上書辭母拊其二僕投之繩曰若讙宜
成我志坐方牀就縊死王道焜字少平亦仁和人天啓元
年舉於鄉以學正歷官南雄邵武二府同知莊烈帝破格

求材徵天下廉能吏臨軒親試撫按以道焜名上而吏部謂郡丞例不與選授兵部職方主事道焜抗疏言今臣授故例而靳考選非陛下搜羅賢豪之意溫旨俟考都城陷微服南歸杭州不守謂其子均曰北都之不死者將有爲也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曹以故例格我卑我官也柰何使天下謂屬吏中無人哉乃投繯死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與兄咸正同登崇禎癸未進士授錢塘知縣馬士英之擁兵至也力請駐師城外以故省垣無擾既而乘貝將挾潞王迎降先使咸建犒師既復命棄官去追騎及於吳江執以還不屈被殺唐自綵字西望達州貢生崇禎末授臨安知縣過俊民無錫貢生爲臨安訓導臨安醇朴易治自

綵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

大兵至邑人震恐自綵嘆曰戰無兵守無食無徒苦父老爲也冊印俱在聽邑人之所爲我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哉與從子階豫攜家人入梅郞俊民亦同匿士民齎冊印赴省

大帥問曰若知縣安在曰賢父母也憐我民之被干戈不能守土入山隱矣帥曰果賢邪我還汝知縣不遣他吏也民乃入山迎自綵堅不出乃遣新令新令欲自媚詭言自綵受僞王敕陰集兵爲變總督張存仁遣兵捕之是時值八月下丁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爲學博猶廟祝也可令缺祀乎刑牲具醴入城甫初獻而執自綵之兵至見冠帶執笏堂上者問何人曰學官也因前縶之俊民大罵被殺

自縊至不屈既其從子階豫走不聽竟同死其妾大呼曰主死妾願從延頸受刃死以上皆官紳之殉難者也同時以諸生殉難者海甯祝淵會稽王毓蓍皆宗周弟子也淵字開美方葬母山中聞變趣歸設祭投繯死毓蓍字元趾爲人跌宕不羈宗周之絕粒未死也毓蓍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友人以陶淵明故事勸之毓蓍曰是不然吾輩聲色中人久則難持早死爲愈召故交張飲酒酣投柳橋下死布衣殉難者則山陰潘集周卜年集字子翔聞毓蓍死爲文祭之袖二石沈東渡橋下死卜年字定夫濱海而居聞薙髮令仰天呼曰余尚可以生乎至磯上躍海中死次日海濤湧屍止磯上冠履不失顏色如

生

臣鼒曰不曰克明南都克明杭州而曰入南都取蘇州至杭州何凡師用大衆焉曰克彼守而我克之也降則自棄之矣復何得云明南都明蘇州杭州乎春秋書梁亡之義也

明巡撫田仰監軍道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鵬翼太監李國輔奉義陽王 以舟師駐崇明沙攷曰嘉定屠城紀畧載此爲六月事按世表義陽王勒璣以萬歷三十七年襲封凡諸書載某王不詳名者仍之闕疑也

我

大清兵克明西平總兵劉洪起殺之

洪起軍於新息光固之間力不支走平頭堝我將孔希貴

閫之洪起中流矢死其下遂散我大臣何洛奏洪起詠汝

甯等處悉平

臣雍曰洪起起家擾攘之中受命危難之際而能効死危

疆其視潛清良佐之責國叛主貿恩盡天壤矣雖吠堯者

素習昧倒戈而拒晉彥章義不解甲擬之魏勝李寶夫何

愧焉

辛酉降將金聲桓以我

大清兵下江西明巡撫曠昭棄城走遂取南昌南康九江

我英親王追闖賊至九江左夢庚所部三十六營迎降英

親王乃以降將托旋聲桓不欲行請收江西自効英親王

命闖賊降將王體忠與合營屯九江規進取聲桓遣牌招

撫巡撫曠昭遂甯人故巽懦不任事命士民出迎扁舟逝去走臨江退屯萬安十九日辛酉聲桓入南昌南康九江望風下而撫標舊將白之裔鄧武泰猶駐袁吉扼峽江湖東建昌撫州義兵起聲桓乃身駐南昌而命部將劉一鵬備峽江體忠備撫建

臣鼒曰書降將金聲桓以我兵下江西何明聲桓之背主求榮而後此反覆之罪不可託故國以逃誅也

明吳縣生員陸世鑰沈自炳沈自駉起兵太湖

世鑰字兆魚以財雄於洞庭東湖有十將官者集眾千餘中湖中世鑰慮其為亂亦聚千餘人名為犄角實防遏也薙髮令下鄉民駭愕吏胥又魚肉之民洶洶思亂十將官

因邀世綸起兵殺吏胥同郡沈自徵亦任俠士造漁船千艘匿於湖自徵死其弟自炳自駉收其船以集兵與世綸相應（攷日本釋史勘本或云自駉諸生自炳官中書舍人駉或誤作騆）時義兵多肆劫掠惟世綸毀家充餉部下妄掠一錢者罪必死故一軍獨戢

自炳字君晦自駉字君牧

明職方主事吳易舉人孫兆奎起兵長白蕩

易字日生吳江人有膂力登崇禎癸未進士不謁選南都立見史可法於揚州奇其才題授職方主事奉檄徵餉未還而揚州失六月

王師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諸生吳鑑字子儀徒手入縣庭罵國佐國佐執送蘇州知府詢其黨抗聲曰孔子孟子

張睢陽顏平原是也何問爲遂殺於胥門學士衎易聞而哀之率衆擒國佐授鑑父汝延令殺以祭鑑與舉人孫兆奎諸生華京吳旦趙汝珪等起兵得千餘人屯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松江盜首沈潘劫掠不當易計擒之降其衆獲艘七十

王師之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狎於水者雜農民中爲

大兵操舟楫至中流鑿沉之溺死無算是時部郎王期昇吳景寶等起兵西山克長興然兵不及易強多棄之來歸閩中授易兵部右侍郎總督江南諸軍事進兵部尚書封忠義伯浙東魯監國亦封爲長興伯京字北輿旦字爾赤汝珪字子玉皆諸生之有志行者也攷曰南疆繹史云吳旦字爾赤他無可攷而顧炎武

聖安本紀附錄云有朱旦者朱白民先生鷺之孫也將有建文書法疑一書嘗走京師上之旦聞變曰我前作書忠建文君臣樂義忠於先帝死猶生也拜別母住太湖偕西山徐雲龍等集衆薄胥門北兵衝突而出雲龍斷甲走其弟君達偕景嘯皆戰死旦亦遇害然則吳旦豈朱[illegible]之弼歟附志之以補缺焉

明總兵李某生員任源邃吳福之徐安遠起兵太湖

時與吳易同起兵而別分一路者有總兵官李某其名字里居不可詳任源邃者深沈有人畧見所在起兵求可與成事者皆不當意喟然曰天下事遂無可為乎我觀諸軍皆兒戲耳及福之起兵約源邃同就李總兵合為一軍福之閩中禮部尚書鍾巒子安遠字世珍武進人

明長興縣民金有鑑奉通城王盛澂起兵復湖州進攻長興不克吏員王士麟死之攷日世表通城王盛漢子容洞襲封豈容洞死而盛澂襲之歟

有鑑字改王有齊力率里人許昇沈磊沈士宏金鼎色等奉通城王盛潑為號自署總兵一戰拔湖州進攻長興吏員王士麟引兵會之再攻再敗士麟戰死

明吳淞提督吳志葵生員陸世鑰等謀復蘇州不克福山副總兵魯之璵死之

世鑰與吳易等合兵薄蘇州總兵吳志葵以舟師來會前鋒魯之璵領三百人斬胥門入縱火焚公署居民號呼相應火光接天我侍郎李延齡巡撫土國寶以騎兵千餘屯城之東南闕登盤門瑞光寺浮屠以望曰敵雖衆烏合剿擊前則後不支擊左則右不應人衆而囂是無紀律穿城而進有輕我心當權斂兵避其銳氣俟過日中其氣必

怠突選騎蹂西踊之破其前鋒餘必潰散不足慮也乃遣其騎於府學宮中良久見外兵有乘仗運財物者因選兵百餘張旗幟環城而轉揚言江甯援兵至而之琪入城行四五里不見敵亦內自疑騎突出馳之矢發如雨遂大潰之琪與勇士韋志斌皆死三百人殲焉城外兵爭赴船沸聲如雷志葵不能止易軍亦退世綸遁歸後爲僧攷日本繹史勘本引施世傑酉戌雜記

我

大清兵取常熟明貢生項志甯等死之

先是常熟人推原任知州嚴栻爲主議城守未幾而總兵何沂者奉宗室某王至栻乃逃既

王師至沂亦逃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戰於華蕩者勢不支各散去其姓名不可詳避兵城外而殉難者貢生項志甯方貨餅聞變餅墮地扼吭死徐市徐懌歎曰我家世科第可無義士邪題壁云不敢立名垂後代但求靖節答先朝自縊死徐守貞攷曰聖安本紀作守質者奉母避於鄉兵至母與妹俱投井守貞亟從之兵挽其髮乃踞坐漫罵投於井傍友人馮知十見之而怒奮臂格鬬亂兵至叢斫死四人者皆諸生也又有諸生龐某妻以不受污支解死

臣鼒曰紀年於士民之殉故國者仗戈起義則特書之從死者則附錄焉顧所受項志甯等何以書闖獻所過屠滅人人自知必死懼而自裁果否激於義也吾無以知之若

我
王師之取南都勳戚大臣泥首歸命印纍纍綬若若降則可以
不死矣可以不死而死者激於義而死者也故書之
明宗室盛瀝中書舍人盧象觀起兵襲江甯不克
象觀字幼哲故宣大總督象昇弟也崇禎癸未進士授金
谿知縣未仕改中書舍人象昇智勇知兵象觀習其家學
以仕晚未獲用
王師南下象觀與宗室盛瀝遇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
同起兵至茅山以象昇故將陳坦公爲先鋒多所殺傷謀
攻南京有朱君兆者奇士也獻計曰南京雄深未易拔況
北兵四面萃我敗道也盍謀內應者乎城中之豪來與君

兆習顧爲公先入定期告我從中以火爲應已遣僧詣君

兆約期僧乃叩

天清營告變舉火誑之象觀兵薄太平門騎兵突出衝擊象觀駭敗銳氣盡喪應澀匿水竇中復與象觀至宜興收士卒攻溧陽又敗象觀遂亡入太湖攷異按東華錄順治二年五月十[illegible]日城內人與城外賊通謀作亂十八日僞潞安[illegible]嘴[illegible]日[illegible]二路入犯與此事頗合但象觀於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已死於太湖則東華錄所載當另一事

閏六月辛巳朔明江陰典史閻應元陳明遇起兵拒守

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爲江陰典史海盜顧三麻子以百艘乘潮主黃田港應元率鄉兵拒戰手射三人應弦倒以功加都司銜遷廣東英德主簿道阻未赴寓江

陰之砂山六月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倡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薙衆曰然則城守乎遂以是月朔設太祖高皇帝像率衆拜且哭遠近應者數萬人推新典史陳明遇爲主因知縣方亨殺守備陳端之以徽人邵康公爲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與

王師戰不利徽商程璧出家貲二十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於總兵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勢益危明遇謂衆曰吾不如閻公智勇可屬大事馳騎迎之應元率家丁十四人夜馳入城召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於諸君者諸君其無以生死計衆諾之應元則料尺籍治樓櫓戶出一男子登埤餘丁傳餐發前

兵備道曾元龍所治火藥器貯城樓孜曰繹史云火藥三百器鉛鐵七千石備郎護大礮千張一邑存貯安得如許之多財是當日虛聲傳令如此而記事者因之勸輸巨室曰輸不必金凡菽粟芻稾布帛酒酤鹽醯皆是也城苟完何患無財否則身且不保遑恤乎家命四門分堡而守如南門堡內人即守南門一人守一堞戰則兩人守之晝夜輪換十人一小旗一銃百人一大旗一紅夷礮夜則五堞一燈

大兵負船及梯木牛皮攻城城上礮石碎之一人駕梯上城上槍刺之其人口銜槍躍而上城上童子提而斬之時

大兵南下若破竹守土官非降即走間有兼守攻之輒拔漣亦自日耳及至江陰境輒多殺傷相與大駭於是薄城下者兵廿十萬列營數百圍十重依山起營瞰城中矢集如雨

城中發礮石中之夜遣壯士縋城順風縱火軍亂自相蹂踏死傷萬計乃移營去居民黃雲（攷目亦作黃明江）善作矜傅以毒藥中人則死守備陳端之子某在獄請以造軍器贖死製木銃投城下近者輒糜爛應元出新意造鐵搥繫以長繩伲於城上刺人十步外

大兵發大礮城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索護之實空棺以土障潰處北城壞運石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又嘗以矢盡束稾為人人竿一燈立睥睨間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者

大兵驚矢發如雨獲無算

大兵力攻既久降將劉良佐與應元有舊遥語曰宏光已走江

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我一典史耳猶不忘故國君爵爲列侯擁重兵不能捍衛疆圉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我邪良佐慙而退

明江陰貢生黃毓祺生員徐趨起兵行塘

毓祺字介茲與弟毓祁好學行盛名其門人徐趨字佩玉亦以氣節著聞江陰城守乃共起兵行塘爲應敗

明無錫生員顧杲謀起兵不克死

杲字子方無錫人光祿卿憲成從子阮大鋮之失職居金陵也諸生爲防亂揭帖逐之杲名列首大鋮銜之刺骨募徐丞右劾之馬士英擬旨逮問會南都亡而事解

明主部浙常州邑人王如玉願君起特冊獄降杲方起兵以應盧

參觀江上之師過之砂山命所部執之兩人大呼曰此賊也砂山人方團練禦盜倉卒不加辨羣起執梟梟無以自明遂遇害既而察知爲梟砂山人大悔立祠以祀焉

明常州生員張龍文起兵謀復府城敗死

丁亥明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改曰按監國論監國伊始而三王紀畧繹史俱云閏月丁亥蓋六月初二日建議至閏月初七日丁亥始即監國位故認曰監國閏月也

宏光時王徙居廣西之平樂府行抵杭州而南都已覆王勸潞王監國不聽時鎮江總兵鄭鴻逵鄭彩自京口戶部郎中蘇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逵彩與王語及國難泣祿秩二人奇之令副將江美鼇鄭升衛之入閩至水口驛

肯堂具啓迎謁王復書言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仇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土尚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肯堂乃與尚書黃道周謀奉王監國芝龍意猶豫而以鴻逵所迎勉就約癸未羣臣三上箋勸進王出御用銀百五十兩給有司葺行宮令勿擾民丁亥臨國福州建行在太廟社稷諭曰孤聞漢室再墜大統猶繫人心唐宗三失長安不改舊物豈其風俗醇固不忘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妖氛遂覩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羣雄功在百姓而勍敵鴟然睥睨神器爲子孫者誠不忍守文自命坐視其陵遲也二十年來狂寇篤懲孤未嘗兼味

而食重席而處北方三載兩京継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竄孤中夜臥起垂涕縱横誠得少康一旅之師附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授彤弓豈板蕩哉今幸南安芝龍定國鴻逵二大將軍志切恢復共賦無衣一二文臣以春陵琅琊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昭烈皆起布衣躬承舊業況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憤間關逢諸豪傑應卽投袂知明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所眷顧我太祖紹其子孫猶未艾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傳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得道者多助自閏六月初二日監國伊始一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繹其道揆副海內喁喁之意焉

己丑明餘姚在籍前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都給事中熊汝霖起兵拒守

嘉績字碩膚大學士如游孫也崇禎丁丑進士官職方主事以弗予太監高起潛世廕事下獄獄中從黃道周學易坐長繫刑部尚書徐石麒出之戍金陵南渡起九江僉事未赴而金陵亡時縣令役民修道嘉績易衣徒步私巡里中諸役者皆泣下曰盡逃乎曰逃者死曰役死逃亦死獨不念死地求生乎役者曰將安計嘉績曰江東事未可知壯士斂手就死死無名今鄰邑舉義誠能合衆畫江守則大有功脫不勝猶緩旦夕死況未必然邪衆曰唯命於是率所役三百人突入縣治鳴鐘鼓斬令以徇與汝霖同起

兵汝霖之在杭州也與劉宗周議發羅木營兵守衛松關潞王不納乃東歸宗周絕粒以兵事屬汝霖亟死而汝霖事未集張目曰雨殷（汝霖字）汝豈忘約哉既死之明日而汝霖兵起乃哭於旗前以行

庚寅朔松江在籍前兵部右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中書舍人李待問羅源知縣章簡起兵拒守

猶龍字雲升華亭人萬歷丙辰進士以知縣徵授御史崇禎元年進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甲申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親歸

大清安撫官至松江行指揮常某徧括郡人物衆苦之殺指揮

推猗龍起兵子龍設太祖高皇帝像誓衆稱監軍僃待問簡募壯士數千城守與吳志葵黃蜚相犄角待問字存我崇禎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簡字坤能天啓甲子舉人前羅源知縣

明會稽生員鄭遵謙起兵復紹興

遵謙字殷恭山西僉事之尹子也放誕喜結客凡扛鼎擊劍之徒日盈其庭妾嘗殺人推官陳子龍論坐之東陽許都救以免後都作亂遵謙將從事叔父某扃戶不聽往杭州降乃集其徒號義興軍舉旗過清風里殺山陰知縣彭萬里[illegible][illegible]與知府張愫取庫中兵仗給士卒襲殺招撫使於江上表迎魯王監國諸義旅一時並起詔為義興將軍

與熊錢諸軍分守小亹
明分巡甯紹台道于穎起兵復富陽
穎字穎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知紹興府杭州降棄地
入雲門山觀變會鄭遵謙起兵斬署知府張愫迎穎入城
先是穎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絡繹率衆至鄉官前太僕
蕭山來方煒前職方來集之等亦各以兵會穎乃操小舟
挾短童西向蕭山新令陳瀛出謁執之貝勒使以榜至又
執之鳴鼓誓師於都亭時閏六月旬有三日也即夕以五
百人趨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來迎
王師剿西岸杳未知穎麾衆銜潮徑渡蕭人沈振東爲導盡驅
西岸之船而東

大兵覺則無所得船穎遂率衆登岸畫江以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

王師扎木簰擬渡穎遣死士陳勝等鑿沉之風起潮湧簰盡漂各營鉤致之時以爲神助穎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不易請分二道下流由橋司入海甯出海鹽以迴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降將鄭斗金據富陽遣副將劉穆等夜襲取之

王師突至穆之子肇勦戰死（攻臣肇勦死事詳後紹興破江中）王宗茂阮維新等并力以禦穎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方國安之得駐七條沙實始此也監國至晉按察使行巡撫事旋晉右僉都御史督師江上遂自爲一軍守漁浦悉力枝拄視諸

軍爲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譚頭語不合之仁拔劍擬之馬士英卻以身蔽乃免已謀言

王師自海道至命移軍守三江口三疏辭不許江上師潰穎追扈不及由海道還京口以黃冠終

臣鄞曰閩之全祖望云宮賜之役世謂張公國維之功非也蓋江之守實自穎始是爲浙東監國始事之臣也故特書之

壬辰明鄞縣在籍前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甯波遣迎魯

王以海於台州

肅樂字希聲一字虞孫號止亭幼穎異書過目不忘崇禎

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五年俗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

杭州不守甯波官吏迎降肅樂痛哭以死誓會鄞有諸生董志甯陸宇㸌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者號六狂生集諸生倡義於學宮徧謁諸鄉老莫之應聞肅樂至挽之入城以十有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開陳大義降吏故同知朱之葵新命晉級治府事偕通判孔聞語亦馳至諸紳議未定多降階迎肅樂拂衣起遽碎其刺觀者數千人歡聲動地布衣戴爾惠呼曰何不覓存錢公起事擁之入巡按署俄而海防道二營兵城守兵皆不戒而至請受約束肅樂遂封府庫收管鑰以罪狀觀師之葵等請罪乞貸百姓肅樂之鄞故太僕謝三賓家富埒國方西行納款歸密使貽書定海總兵王之仁曰翁翁譏說出自庸妄六狂生

而一稱神和之將軍請以所部來斬此七人則事定矣其當奉千金爲壽稱神者蕭樂作末四十也會蕭樂亦遣客倪懋熹勸之仁來歸之仁兩答之期十五日至至則大會諸鄉老突出三賓青數其罪三賓叩頭乞命願出萬金助餉之仁遂從肅樂締盟共城守遣舉人張煌言赴台州表迎魯王監國

明前兵部尚書張國維起兵東陽

乙未明崑山前總兵王佐才參將陳宏勛游擊孫志尹知縣事楊永言舉人周室瑜貢生朱集璜陳大任諸生吳其沆陶琰歸莊顧炎武等各起兵拒守城陷佐才志尹室瑜集璜琰大任其沆死之（攷日南疆繹史以爲六月丙寅事兹從顧譜正）

南都之亡也知縣楊永言逃於泗橋參將陳宏勛家縣丞閻茂才遣使納款是月十一日薙髮令下城中大譁室瑜集璜大任珹等殺茂才奉前狼山總兵王佐才為主宏勛永言亦率壯士數百人入城裹糧移檄為久守計已而宏勛率舟師迎戰而敗志尹歿於陣城遂陷佐才縱民出走冠帶坐帥府被殺室瑜與子朝鑛妻諸氏朝鏞妻王氏同不屈死集璜投河死珹焚雞鳴塘去城二十里率鄉兵赴援不及自經死大任偕義迎佐才以其宅為帥府與妻張氏子思翰同死其流與莊炎武皆佐永言起事者也永言莊炎武行遯去惟其流死之同時殉難者自集璜門人孫道民張謙外以守禦死者龔徵道班尚程陳世錦陳雲將

歸之甲周福培陳彥冲以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軾以救母死者徐治又有徐溵王在中吳行貞皆不屈死焉巢瑣字以發以學行稱弟子數百人承言字岑立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事敗祝髮爲僧卒於滇中莊字元恭博涉羣書與炎武以學行相推許所謂歸奇顧怪者也亦亡命爲僧裝稱普明頭陀炎武事見後餘不可詳攷曰承言爲僧事詳顧亭林年譜徇節錄附其死乙酉之難追諡忠節者誤

徐鼒曰紀年於不可勝書者則擇一人以冠之茲獨趚述何諸舉兵者皆數人共一事故可冠之是役也宋瑜集瑣大任瑊四人者奉王佐才爲帥者也宏勛志尹承言其沈莊炎武六人者奉故郎撫王永祚者也事同而異不可渾

而一也故詳之永厤何以不書例之也諸書第云衆奉永厤不云永厤作何狀則其人可知矣官尊於總兵知縣而事遜於舉貢生員可愧哉

丙申月食既星流竟夕　攷日本顧炎武日知錄

己亥明嘉定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等起兵拒守

峒曾字豫瞻天啓乙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文選主事轉郎中歷江西提學參議浙江參政吏部尚書鄭三俊舉監司賢能五人峒曾與焉擢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南都起左參政不就淳耀字蘊生登崇禎癸未進士奇其自謂吾昔日吾廷試時躡甲上殿嘖嘖稱羨天地間自有

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不宜爲數十百年之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怪也見天下已亂遂賦詩南歸與峒曾避亂郊居六月降將李成棟以水陸兵駐吳淞多淫掠嘉定民憤甚揭竿起有訛傳總兵吳志葵以兵來者衆氣益壯燬東關外成棟裨將梁得勝爪斬八十四級成棟大懼終夜不敢寐選驍騎四十告急於婁東之

王師鄉兵截殺之幾盡成棟以羅店鎮諸生唐景耀唐培來嘗俱過書淳耀與衆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迎峒曾入城與舉人張錫眉教諭龔孜日或作龔用圓諸生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等分門固守邑人緬袴靴刀相從人情頗奮發

參嘉定居
城紀畧

口

明太倉生員王湛起兵謀復州城不克死之
湛字道廣故相國錫爵之裔也薙髮令下湛慨然語其兄淳曰弟誓與髮爲存亡也集甲八隊說大義從者數百人淳湛與其友蔡仲昭魏虎臣橫刀前驅圍州城官吏登陴笑曰此烏合耳何能爲礮擊之衆皆伏地不能傷湛曰此知兵者遂傳令禁舉火以虞內變三日突烟不起人聲寂然衆謂其怯也板扉遮矢石薄城呼噪時暑甚擐甲衣揮汗自辰至未飢且疲解衣少憩守者啟關門以十二騎突馳之遂大潰淳受傷赴水死湛砍一騎未及亦被砍死仲昭虎臣俱戰死
明休甯在籍御史金聲諸生江天一起兵拒守

蔣守正希工舉子業名傾一時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謝病歸是冬起修撰未赴南都立擢左僉都御史堅不起與門人江天一糾練義勇以應變聞

王師破池州奉太祖高皇帝像率士民拜哭謀起兵天一曰徽州形勝地諸縣皆有阻隘可守獨績溪一面當孔道宜築關隘以重兵據之與他縣為砥柱遂築叢山關屯軍其中分守六嶺

明徽州推官溫璜起兵拒守

璜字寶忠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少孤（攷曰據史云二歲而孤全祖望溫推官傳則云生二月而孤）登崇禎癸未進士年五十有九矣授徽州府推官甫蒞任而京師陷慟哭誓死募民兵繕城堞為守

計南都亡官屬皆逝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撫諸印召士民慰諭之衆感泣從而保守者數萬家貿金幣舉兵積溪璜轉餉給其軍與爲犄角州人有黄廷台武狀元也運鐵鞭重數十斤率鄉兵十九戰皆捷嘗被圍舉鞭忽折易鞭跨馬馬忽跪廷怒鞭殺馬步鬬殺一將潰圍走後削髮爲僧攷曰本南畧

明前山東巡撫邱祖德舉人錢龍文攷曰亦作文龍生員麻三衡沈壽蕘等起兵謀復甯國不克壽蕘死之

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丁丑進士授甯國府推官以才調濟南歷授按察司僉事分巡東昌招撫土寇多解散十五年冬以兵部尚書張國維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

後代王永吉巡撫山東京師陷闖賊以檄招降祖德斬其使謀發兵拒守而中軍梅應元叛率部卒索印祖德將自刎上民衛之出境道遇魯王同之過淮南都御史沈宸荃劾其輕棄封疆逮訊久之獲釋而成都亦陷無家可歸流寓寧國聞金聲舉兵績溪乃與寧國舉人錢龍文麻三衡沈壽堯等各舉兵應之祖德駐師華陽山糾集別部顏苗王一衡金經萬日吉等十餘部共攻郡城不克壽堯陣歿祖德退歸山中諸軍以麻三衡爲最強三衡字孟璿宣城人布政使溶之孫生有異相好武事以詩酒自豪與旁近諸生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號稱七家軍三衡駐兵稽亭每戰策馬當先舞大刀陷陣人多畏

之

明前職方司郎中尹民興生員趙初浣吳漢超起兵守涇縣

漢超字詐公強直有膽北都之變與其友湯廷鉉謀發師赴難南都立乃止既而南都又覆慨然曰天下事遂已乎議保甯國境無應者時尹民興流寓涇縣漢超走告之約初浣起兵城守初浣字雪度三人中推初浣爲本邑人

明貢生吳應箕起兵復建德東流

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詞意氣橫厲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咸加禮是南都之以防亂揭帖逐阮大鋮也應箕實倡之周鑣下獄應箕入視大鋮急捕之遂夜亡命去諸義兵蠭起有秦宗室朱盛濃爲號

者應箕起兵應之應箕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攻池
州不克同事者亡去應箕乃獨葬士以討復建德東流
明前靑陽知縣鹿昌允謀起兵不克死
昌允字載王西充人崇禎丁丑進士知靑陽縣國亡棄官
隱九華山與邑人孫象壯謀起兵事洩被執行至五溪橋
旅店夜扃戶臥明日呼之則已死
明嘉興在籍翰林屠象美吏部郎中錢棅起兵拒戰於三塔
灣敗績死之
王師下浙江傳檄而定郡縣皆置官吏矣閏六月嘉興民聞薙
髮令下揭竿起者數千人殺秀水知縣胡之臣嬰城拒守
推象美主其事迎都督僉事陳梧爲帥棅毀家充餉然皆

文士不知兵甲仗器械且不備

大兵在杭聞報遣數百騎襲之城上聞䈎角聲已膽落梧卒衆潰旣而三塔灣大敗象美出走爲亂民所殺棟集衆嘯

大兵於吳澤兵返戰衆潰被殺象美平湖人崇禎辛未進士棟字仲馭嘉善人崇禎丁丑進士

我

大淸兵取嘉興明生員鄭宗彝起兵拒守敗死在籍前吏部尚書徐石麒死之

三塔灣之敗宗彝袒背呼市上集者復千人城守十又六日尚蹈里民通款於我營引兵擊破之宗彝與弟宗琦俱戰死石麒時出城召募扁舟宿水次城將破呼於城下曰

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俱縋之上老僕徐成欲先登少僕徐錫止之曰君老矣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邪俱縋入城陷石麒朝服自經死成與錫從死城外二僕祖敏李升聞之亦死先是石麒致仕歸渠堂榜曰可經人覺解及石麒之死是堂也始知其素志云同時死者前蘄道守備項嘉謨與二子一妾投天星河死諸生張絅紵衣巾南向坐罵不絕死錢應金以不薙髮死

臣鼒曰聞之雪川溫氏曰劉宗周在紹興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至城外野寺死石麒則謂大臣不當野死當與城俱意相反而其義則一也士人作降城嘆我今回樂府以美之鼒謂二人之義固一而其意亦初不相反也城未降

則猶我城也故死與城俱城既降則非我城也故不如野死從容就義是之謂歟

明長與參將方元章瓶窯副將姚志倬張起芬起兵復餘杭戰敗元章死之

元章志倬誓義舉兵以張起芬為將破餘杭走於潛戰敗志倬逸去元章死之明年丙戌冬志倬合餘衆攻江山又不利遂遁入括蒼山中既而出懷玉山其兄志元訛稱志倬已降因得脫而志元被殺乃走依兵兆恒同破永豐其後遷徙無常事詳後浙東封仁武伯起芬被執至杭不屈懸之樹間射殺之平生不嗜刑訊時有詩云頭能過鐵身方斷死不封泥骨亦香攷曰按起兵是閏六月事其起芬死日則不可攷矣序其畧如

此

庚子明使臣左懋第猶在京師諭降不屈死之

懋第之再入都也改館太醫院久之啓攝政王不報滄州將士劉英齊遜金鑾入見懋第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我志也因以蠟丸奏之未至而南都陷聞變慟哭從弟懋泰以投降授官者來勸降叱之出曰汝非我弟也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平再下薙髮令副將艾大選詭自髡懋第怒殺之因下獄參謀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俱從入守者來訊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斷艾大選違我節度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越日攝政王見之內朝數以僞立福王何討土賊不

投閣書擅殺總兵當庭抗禮五大罪懋第侃侃不屈攝政王顧問在庭漢臣云何陳名夏曰為福王來不可赦懋第曰汝先朝會元何在此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曰汝何不知羞恥攝政王揮出斬之臨刑顧用極等五人曰悔乎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南向再拜曰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遂絕命詞收門詞云淡淡黃沙步屧過片雲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端坐受刑五人同見殺是日風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觀者泣下陳用極崑山人王一斌宿州人張良佐王廷曾劉統皆上元人

徐鼒曰昔日猶在京師何見懋第之從容就義也曰使臣何懋第於是乎不辱命矣汪有典史外載懋第母徐夫人

寧海儒家女京城陷慦泰載以歸數日不食行至白溝河夫人仰天歎曰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慦泰前責其不死且曰吾婦人受國恩不能草間求活㑹語慦第勉之勿以我爲念言訖而死明史不載當輯入烈女傳焉

丁未明唐王卽皇帝位於福州 攷日南畧臺灣外紀俱云十五日乙未卽位此從三王紀

名經史

詔大臣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侍郎李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以無富天下之心疏芝龍亦固爭以爲不可惟鴻逵曰不正位無以厭衆心以杜後起遂定議丁未祭告天地祖宗卽位南郊以福建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布政司爲行殿大赦稱號隆武追尊皇考爲皇帝

妣爲皇后遙上福王尊號曰聖安皇帝詔曰朕以天步多
艱遭家未造憂勞監國又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既
已漸集向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漸有次第朕方視
從行間鼓舞率厲以覲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犖洪之義
貴於立君寵綏之方本乎天作時哉不可失天命靡不勝
朕自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上帝克慰祖宗而臨安息嚮
邇遐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之水朕敢不黽勉以慰衆志
而副羣望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即位鄗
南即以是年爲建武元年昭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即位
漢中即以是年爲章武元年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惟是
興義兆言繫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即以是年爲隆武

元年其承天翊運定難功臣悉以次第進爵分茅胙土其
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第進級耆秀耆宿軍民人等
俱依前論優給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祠外遣官祭告以示
朕纘緒爲天下請命之意焉（敬曰按臺灣外紀云監國諭即位詔俱黃道周草而書亦云王自爲之）
王少遭患難慨然以復仇雪恥爲務布衣蔬食不
御酒食勅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純錫
帷幄被褥皆布帛後宮無嬪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鄭芝
龍進美女十二人留之而絕不御中宮懿旨選女廚十人
王聞之以爲擾民不許
明進鄭芝龍鴻逵爵爲侯封芝豹澄濟伯彩永勝伯並賜號
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

明以黃道周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爲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觀生字宇霖東莞人年三十始爲諸生崇禎中由保舉授無極知縣總督范志完薦其才進永平同知監紀軍事尋遷戶部員外郎南都進郎中催餉蘇州南都破走杭州謁王與語大悅聯舟入福建與芝龍鴻逵兄弟擁立擢爲翰林學士旋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改庶吉士爲庶常士以觀生領之觀生矢淸操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王以故人恩眷超拜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明以張肯堂爲兵部尚書

肯堂字載甯號鯢淵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知滑縣有聲崇禎七年擢御史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鄭芝龍初受撫爲總兵官私招盜五十餘人請留標下肯堂曰勦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不可具疏入得嚴旨悉論斬芝龍以此銜之南都立選兵三千令部將周鶴芝率之入衛助防江璽書褒美時汀漳間有賊數萬出沒剽掠肯堂勦撫並用踰年悉平至是以翊戴功進兵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明以何楷爲戶部尚書

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舉天啓乙丑進士値魏奄亂政不謁選歸崇禎時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累遷工科給事

中以劾楊嗣昌忤旨貶二秩爲南京國子監丞就遷禮部郎中丁母憂歸南都擢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兼工部右侍郎求退不許南都破走杭州從王入閩進戶部尚書

明以周應期爲刑部尚書

明以鄭爚爲工部尚書

明以福建巡按御史吳春枝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以黃錦爲禮部右侍郎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

明以曹學佺爲禮部尚書兼蘭臺館學士

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歷乙未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陝西副使天啓中以閹禍除名崇禎初復官不赴至是起詣

家
明召喬輔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姜曰廣吳甡高宏圖廷去
紹祚林欲楫路振飛曾櫻熊開元黃鳴俊林增志李先春陳
洪謐等入閣
王自製緇緋序極言先朝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黨俱為
甚析凡東林老宿或起舊或特授或因大臣薦舉破格用
之閣臣多至三十餘人翰林錢邦芑以諸生上書授御史
吳門楊廷樞不出薦舉特授御史至兵部職方一司督撫
藩鎮題請虛銜為軍前贊畫監紀者不可勝紀王亦厭其
之惟翰林吏部專循資格四川舉人徐汞周以詩文見賞
授簡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者王笑曰予覽其詩文意為進

士拜竟改禮部主事攸縣舉人劉自　為督師何騰蛟所薦召對授簡討以為騰蛟德也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譏焉（攷曰本錢秉鐙所知錄）

明賜鄭芝龍之子森姓朱名成功

森即芝龍娶倭婦翁氏所生子也生之夕倭島火光燭天芝龍心異之芝龍以平劉香功官都督森在倭已七歲矣屢請於倭不能得乃遣人齎金帛往圖書芝龍為大師秉鉞海表軍容煊赫狀倭頗懼謀於衆遣森還而留翁氏成功儀容俊偉倜儻有大志每東向望其母輒掩泣大為季父芝豹所器叔父鴻逵甚器之每摩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讀書不治章句作洒掃應對進退題文中有湯武之

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語塾師大奇之先輩王觀光亦謂芝龍曰是兒英物非君所及也年十五補諸生試高等食餼有術士覩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攷日本賜姓始末）時鴻逵引其子森見於王王賜之姓芝龍聞之亦引森入見王奇其貌與語大悅之撫森背曰惜朕無女妻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國姓名成功命爲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稱之爲國姓日本國王聞芝龍貴寵亦送翁氏至安平

明召前副都御史路振飛爲左都御史尋進太子太保吏兵

二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王感振飛舊恩募能致振飛者賞千金給五品秩吳江諸
生孫文忠齎手勅以左都御史召在道拜太子太保尚書
兼大學士至則大喜與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
官其子太平爲兵部員外郎又錄守淮功蔭錦衣世千戶
王每責廷臣怠玩振飛曰上謂廷臣不改因循必致敗亡
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
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
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
備凡上所長者皆臣所甚憂也明年仙霞關破王走汀州
振飛追扈不及汀州破走安平依朱成功丁亥有誤傳王

在粵者僭王事萬年爽泛海求之抵虎門始知爲王弟聿
鐭已敗死乃回厓門後赴永歷帝召卒於途或曰自縊於
邵武山寺攷日本朱彝尊明詩綜及東明聞見錄載振飛朝永歷帝於肇慶當是誤以抵虎門爲朝永歷也

戊申明魯王監國於紹興攷曰參稽諸書及起義兵先後王爲閏六月監國無疑或謂六月二十七日戊寅監國者是時潞王初降全省瓦解熊錢諸公義旗未建誰爲此謀乎半壁荒朝傳聞滋謬作史者不可不慎也

王諱以海高帝十世孫魯肅王壽鏞之第五子也兄以派
以長子襲封崇禎六年七月封王爲鎭國將軍十五年
大清兵破兗州以派自縊王年幼詭稱魯王牧兒兒
大兵入王邸皆忽流涙怪而察之知爲王刃之三皆不中駭曰

汝大有禍我不赦汝因得脫十七年春二月甲戌嗣魯王
位北都陷諸藩皆南下宏光命移駐台州既而杭州降餘
姚會稽鄞縣之兵錯起奉表請王監國同時以兵以餉來
歸者總兵王之仁自定海黃斌卿遣將自滃州張名振自
石浦沈宸荃馮元颺應之慈谿馮京第與會張國維與宋
之溥陳函輝柯夏卿等亦具表迎王即日移駐紹興以分
守署爲行在途中加錢肅樂太僕寺少卿授張煌言爲行
人

明監國魯王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溥爲東閣大學士
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溥入閣辦事尋召舊輔
方逢年入直之溥罷

明監國魯王起章正宸爲戶部左侍郎行吏部事李向春爲戶部尚書王思任爲禮部尚書余煌爲兵部尚書張文郁爲工部尚書

明監國魯王以陳函輝爲詹事府少詹事

函輝字木叔臨安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好交遊事詩酒御史左光先劾能之北都陷函輝慟哭刑牲馳檄勤王劾曰按文見前南都立起職方主事監江北軍事敗奔還謁魯王於台州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雪恥建邦於是乎在盍急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尚不能保更何冀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知勇句踐之所以霸也王

若有事臣願竭股肱之力會張國維起兵來迎乃與柯夏卿從王入紹興既擢少詹事而忌之者謂爾雅排斥不宜侍左右遂棄官歸尋復原官遷禮部右侍郎時諸軍不習行陣華衣呵殿相誇耀又日事爭餉義兵漸散嘆曰大事去矣無種蠡之才而有伯嚭之佞安能久乎

明監國魯王擢陳潛夫為太僕寺少卿

潛夫以私謁童妃逮下法司南京潰脫歸謁魯王於紹興命復故官加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自募三百人與孫熊諸家軍營江上尋改大理寺兼御史如故

徐鼒曰自侍郎以下例不書少詹僕少何以書大二人之

明監國魯王命方國安守七條沙王之仁守西興鄭遵謙守小亹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分守瀝海封國安鎮東侯之仁武甯伯加嘉績汝霖肅樂僉都御史督師銜國安浙人或云舊輔方逢年子也攷曰釋史諸書俱云方氏父子而明史方逢年傳不云國安其子國爲左良玉標官夢庚之降我

大清也國安衆南奔從與朱大典有隙圍攻金華匝月至閏六月二十五日始解攷曰本盟洪美孝浙見聞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十

侯官朱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鶚
福州謝定甫宗善 參校
同里受業汪達刊